

悦读 改变人生

# 那一年的喧哗,和寒凉

文/郑慧

二十九万字的《绍兴十二年》，夏坚勇到底在折腾个什么劲？至少可揣度得出个大概的是，睽违数年的他，偶然又恢复了那种得心应手的语感，不管这个貌似熟悉的语感背后，其实垫付了浩瀚的功课，以及艰深的阅历。

稍纵即逝的我们和汗牛充栋的历史之间，可以存在什么样的惊心动魄的交互界面？在此之前，或许已经足够的一锅稀粥的教科书，而眼冒金星学术一路，猛兽和荆棘环伺，估计连踮起脚尖的气都不会有。

这个时候，才会懂得夏坚勇们于我们的意义。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和历史之间的，那个任劳任怨的摆渡人。

此书其实是上了锁的，阅读它的过程就是个闯关游戏。得找到那些钥匙。

记住第一把钥匙的名字，它不出所料成为压轴的终章，可想见的那个百感交集的手势：

此刻，自号“幽兰居士孟元老”的北宋遗民正在伏案著述……名

为《东京梦华录》。

如果没猜错的话，它就是他之所以落笔此书的底气，从《东京梦华录》瞥见多少心碎的涂炭，就有多少安放到了《绍兴十二年》的字里行间，一直到抵达他几乎要写至汗湿手心的悲悯。

这第一把钥匙打开的，是全书的铺陈。投射了他的平生所学，活泼泼的民俗，即使是离乱之世也依然蓬勃的草野之气，又或者，它们才是王朝更迭背后休养生息的力量，一万次的疮痍，一万次的重生。

第二把钥匙，应就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因为归根结底，他是要索求社会肌理中那种隐秘的逻辑和法则。比如绕不开的岳飞的死。他对于岳飞的着墨其实寥寥，反而是对其周遭，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梳理。而所有的悲喜结局，也许都在这密不透风的人世的大幕中，早早仓皇注定。

袞袞诸公中，敢于挺身而岀为岳飞力辩的，只有皇叔赵士儂。他说：

“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

什么叫犯言直谏？这就是。

这是书中光耀夺目的瞬间。我们贫瘠的历史私人记忆中，存储了如此生僻如此冷门又如此以一己的不畏与风骨远道而来的名字。

因为皇叔的头衔，赵士儂没搭上他的一家百口，却仍在数月后被逐出临安。

《绍兴十二年》从始至终以旁观的冷静还原历史的吊诡，无一曰没有缘由，无一刻不是势所必然。

犹豫了很久，还是觉得要写第三把钥匙——《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至今还是史学界见仁见智的课题，但它释放了我们对历史的解读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在黄仁宇的思维方式中，打通了那些看上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冷的事件，恍然明白过来，它们原来是可以相逢和交错的，并且从来都是如此。

《绍兴十二年》也是。它致敬的不只是一个标题，还有这种对于历

史的发散的价值观。事实上，从体例而言，它们是不同的。此书以一年中的十二个月成篇，而绍兴和议、岳飞之死、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回銮以及秦桧专权等都以时序错落其间，风俗、科举、艺文、官制等等，则巨细靡遗，浩浩荡荡。

绍兴十一年底，宋金和议正式签署；小年夜，岳飞被杀。这既标志着靖康之难后战乱的结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一以贯之的外示苟且、内图繁荣这一基本国策的转型期，宋高宗自诩的“中兴盛世”亦由此拉开了帷幕。

绍兴十二年，由此成为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掩卷之时，绍兴十二年的这些喧哗，这些寒凉，尽在心头。■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活动投稿邮箱: xdkbqingzhe@126.com 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

# 一百年的孤寂

文/张可函

我钟爱于《百年孤独》里，那孤独了一个世纪的家族。

故事开始于百年前，布恩迪亚为躲避仇人鬼魂的骚扰，离开了村庄，建立属于自己的小镇马孔多。家族的六代人生活于此，经历了百年风雨兴衰，最终与马孔多一起，被飓风从世界上抹去。

读这本书，绝不难发现这个家族成员的特性。每一个何塞·阿尔卡蒂奥都粗壮而任性，每一个奥雷里亚诺都“大睁着眼睛洞察一切的眼睛”，生性孤僻——除了一对双胞胎。而女性，往往是家庭真正的支柱。

孤独的世界。在无尽的孤独中走向遗忘。而或许是孤独的缘故，这家族的血缘关系越发混乱。家族诞生之初，与何塞·阿尔卡蒂奥结婚一年的乌尔苏拉仍是处女，因为她害怕与自己表兄的结合会生下蜥蜴尾巴的孩子。到了最后，奥雷里亚诺与姑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孕育出猪尾巴的婴儿，而他在飓风中破译出吉普赛人的预言前，却一直以为她是他的姐妹。

这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却“注定要从头更新家族的血脉，涤除其中顽固的恶习和孤独的天性，因为他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然而，布恩迪亚在孤独中走过了一个世纪，一旦摆脱孤独，便走向死亡。在孤独中诞生的家族于孤独中离去，依然无人注意。那羊皮纸上所记载的生命，这只存在于镜中的城镇，还有那百年来积淀的无声孤独。而那脱离了孤独的孩子，它初生的躯体，正被蚂蚁分食。

我们身处于一个孤独的世界。亲情的庇护，友情的注视之下，每个人仍然是被孤立的个体，最终不免踽踽独行。

凡是个体，便会孤独。书本孤独，木桌孤独，《诗经》中在水一方的伊人是孤独的，散罢千金的李白是孤独的，独上西楼的李煜是孤独的。贝多芬孤独地活着，牛顿孤独地死去。甚至这个星球，在茫茫的宇宙间，也那样孤独，只是漂浮，绕着那唯一的轴心转动，只是转动，只是迷失。

梵高是著名的孤独者。在他孤独地离去后，才有人发现他创造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天地。卡夫卡绝望的爱与病痛使他与彻骨的孤独为伴。“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独。”他在日记里写道。

泯然众生便无需孤独？这只不过是天才读懂了孤独（这时它便成了一种意象——一种情怀了）。可谁没有一个孤独的内心？哪个人不会为自己构建思想的马孔多？

总有一天，漫长而无限的孤独，会被突如其来的风抹去，如一个神话。

就像那最后的话：

“羊皮卷上所载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这一百年的孤寂。■

# 满船空载明月归

文/汤光明

“柳是三点水，右边上面一撇、竖钩……”余老师告诉司机“柳亭公路”的“柳”字怎么写，从市区送画过来的车遇到了堵车，一时半会到不了。我们几个坐在他松江的工作室里，正好边聊边等。

柳河是淀山湖水出海的支流，古代有三柳，临着上海的古岗身，是个水草丰茂之乡。东面有九个不足百米的小山峰，在临海的湿地上勾勒出一个小环境，人们把这里叫做九峰三柳。这环境自然是候鸟迁徙的好地方，如今北竿山依然是个白鹭成群的鸟山。柳河往东的地势稍高处有个地方叫广富林，近年来出土了序列完整的上海地区人类居住遗迹，距今不少于5000年。

这么好的云水之间，自然吸引各方的移民，同时也引来不少大侠和隐士。

明代陈继儒是当地著名的隐士，据说名气大到酒楼饭馆都挂其像的地步。他自己解释道：“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人迹之山。”他住的小昆山，东佘山，已人流如织了。他在书斋里，过着“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籁喧林鸟报更”的日子。而他所写的书和他的生活堪称江南“艺道指南”。他的另一思想是提出南北宗画论。这个观念通过吴门、华亭、娄东等江南画派的发扬，影响了后世几百年的画坛格局。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九珠峰翠图轴》，这是所谓南宗的代表作，现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元代黄公望画给隐居在九峰的杨维桢的一幅山水，图中的风景意象正是其共同的美学追求。“九珠峰翠接云间，无数人家住碧湾。老子嬉春三日醉，梦回疑对铁崖山。”杨维桢题在画上的诗，真有把云间九峰当故乡的意思了。这画面是让人可亲近的江浙山水，有点世俗的烟火，既接近山村小居的日常，又有点遥不

可及的清远，还带些元末市镇商业繁荣下文人的惆怅。

元朝在这一带隐居着一支不小的队伍，如杨维桢、钱惟善等。由他们倡导的“通隐”之道，到了明中后期孕育出华亭一带众多文人代表。

赵孟頫，也曾在松江隐居，他是赵孟頫的胞兄，因管道升是松江人的缘故，他避居在此，当了一名和尚。赵孟頫自然没少来，他写的《松江白云寺记》至今残碑仍存。而他们共同的师父是一代宗师，时称江南古佛的中峰明本。他不求盛名，喜欢船居，一些记载证明他曾在此云游，“棲泊柳上”。他的画像则被松江本一庵所供奉，并制成石刻。

中峰明本来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拜谒一位前辈宿尊，也是个喜欢船上生活的人，后人称他船子德诚。船子大约9世纪初在三柳一带做摆渡的船夫、渔夫，有拔渚歌39首传世。想着他带着川音唱着船歌，一副怡然的样子，真有点萌的。传说里他在此摆渡的目的，是想找一个接班人。接什么要命的班呢？答案或就在他的名句“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明月归”里。这句诗金代人干脆用草书写在磁州窑出产的磁枕上了，想想那梦里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我一觉醒来，大家还在聊。运画的车子终于到了，大家合力搬上了三楼。人物的那幅，很多人头似漂浮在浑沌中，另一幅则有点像抽象的山水。余老师指着风景那张说：“看来这幅不会有人喜欢，因为喜欢国画的人觉得这不是国画，而喜欢西画的人吧，又觉得它画得不像西画。”■



《九珠峰翠图轴》 黄公望作品